

刘宁主编

九十年代第一天

在各种各样的原因,碰到一定困难的日子里,它们
会施展其晶莹剔透,跟着命运斗的状态,就更加可
知了。

此文是近年来广东很受欢迎的一篇小说。





九十年代第一天

《佛山文艺》编辑部

花城出版社

九十年代第一天

刘 宁主编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北江中学实验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 4插页 150,000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000册

ISBN 7-5360-0913-5/L 820

定价: 3.40元

总 序

胡 正 士

正儿八经地出版一整套文艺丛书的计划，在佛山不曾有过，当然也就无从实施。现在好了。刚进入九十年代，短短一个多月间，三千余篇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，伴随新年钟声的余音，飞向佛山，参加由《佛山文艺》编辑部和佛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《九十年代第一天》全国征文大赛。大赛是成功的，优秀的征文应该编一个专集，而这件事又引发了《佛山文艺》编辑部的同志们有志出版整套文艺丛书的豪兴。

确实是时候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佛山变化之大，人皆可见。工农业总产值接近二百个亿，令人觉其“势”；城乡通衢纵横，新楼接天，令人感其“态”；“四时花似锦，万众面皆春”的人民生活画面，又令人触其“情”。这势，这态，这情，很可以使文化工作者、文学工作者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使命和责任。世盛文兴。“兴”则颇要动动脑子、干点实事，坐而论道是无论如何“兴”不起来的。以《九十年代第一天》为首集的文艺丛书出版计划的提出，反映了《佛山文艺》编辑部的同志以及全市文学同行，在感受了时代脉搏以后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。所以，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重视、很值得庆贺的事情。

这套丛书，并无“定额”，散文、特写、小说、诗歌、

戏剧、评论诸种文体，数量够了，质量也行，就出它一集，一个类型的专集出了，以后又有新作，再辑之出第二集、第三集，灵活机动，不拘一格。这可能算是一个特色吧。除了如《九十年代第一天》这样的反映面较广的集子以外，丛书所辑，当然主要是佛山的作者写的关于佛山的事情。汲源泉于生活，抒胸臆于时代，注活力于文坛，文化的社会功能得以更充分的发挥，文学作者的队伍得以进一步的集结与磨砺，丛书的作用，似乎不可小觑。“书被催成墨未浓”，这种情况肯定难免。其实不要紧，只要长期不懈磨下去，墨总会浓起来的。

我很难为这一套丛书作更多的“预言”，也无法为它准确地勾勒一个轮廓。在应编辑部诸同志要求写的这段“开头的话”临近结束的时候，我只能说：天道酬勤。认准了目标，就走下去，既付出了耕耘的辛劳，还怕没有丰硕的收获吗？

1990年10月

序

秦牧

国内各家杂志的竞赛是很激烈的。不客气地作了譬喻，它们有点象赛马似的，时而你跑在前面，时而我跑在前面，彼此角逐，互争雄长。有些彻底败北了，马失前蹄，受伤离场而去。有条件参加竞赛的，就继续展其骥足，奋勇奔腾。平常状况尚且如此，当出版事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在碰到一定困难的日子里，它们各各施展其浑身解数，艰苦奋斗的状况，就更加可想而知了。

《佛山文艺》是近年来广东很受瞩目的一份杂志。它的发行量1990年平均每月（期）数达二十多万份，竟然跑在全省的文学杂志的最前头了。即使是在全国文学杂志中，它也占有可观的一席。他们编辑部采用了什么招数，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充分了解。大概是大力加强地方特色，尽量汲取通俗文学之所长，锐意经营，扩大发行网络吧。探索这方面的事情，自然很有意义，这里我可不想多讲了。我想说的是：《佛山文艺》杂志由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相当好，在迎接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，和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合作，进行了一项相当精采的活动。它们“立足本地，面向全国”。举办了题为《九十年代第一天》的全国征文大赛。一份地方文学杂志，一家地方人民广播电台，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，这是很可赞美的。征文题目也颇别致，叫做《九十年代第一天》。它既具巧思，又雅俗共赏，老少咸宜。在这个题目之下，只要是发生在1990年1月1日这一天

的事情，都可以写，把许多生活片段归纳在一起，就多少可以看到中国大地一天的风貌了。在迎接九十年代钟声敲响的时候，举办这样的征文，着实意味深长！我记得历史上也曾有人举办过《中国的一日》、《志愿军的一日》之类的征文，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录。这一次征文，应该说，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。果然，此榜一出，应者如潮。全国各省区，除了西藏、宁夏、台湾寥寥几处外，应征的文稿宛似雪片飞来纷纷涌到佛山，总数竟达三千多篇。写稿的人，既有市、县委书记，老教授，作家，科学家，也有战士、医生、司机、工人、家庭主妇、警察、学生……各行各业，好不热闹！这种全国性、群众性的征文，得奖面宽一点很有必要，举办者显然也注意到这一点了。他们既设立了“秋实大奖”、“春华大奖”、“萌芽大奖”，又设立了“特别奖”、“特别荣誉奖”等等，后两项中，又包括了“最富情味奖”、“时代风格奖”、“活力奖”、“童真奖”、“最具号召力奖”、“人民卫士奖”、“夕阳奖”、“人道精神奖”等等，真是林林总总，多彩多姿，五花八门，蔚为大观。这就使得除了几个基本奖项之外，还兼顾到对各方面具有特色、独标一格的应征者的鼓舞和激励。颁奖大会是在佛山市体育馆举行的，主持者把广大群众都请来了，准备了歌咏、舞蹈等等多项文娱节目，颁奖仪式就穿插在文娱节目中举行，彩灯闪闪，气氛热烈。说来有趣，我参加国内外征文颁奖典礼虽然次数很多，但这一遭却是最盛大最隆重的了。举办者显然是有举办得热闹一些，吸引更多的人关心文学，投身文学从而掀起热潮的命意的。在我方面，则是大大开了眼界。

我说《九十年代第一天》这个题目出得好，是因为这很能吸引四面八方的人前来参加，而且各人抒写自己亲见亲闻

的事，题材广泛，自少雷同，下笔方便，可以纵横驰骋。分开来看，应征作品是一篇篇文章，合起来看，它们又是中国大地一天的扫瞄。多少显示了社会生活的大体的风貌。自然，以中国土地的广袤，人口的众多，几千篇速写，和她壮观的面貌比较起来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那也不过象是沧海之一勺而已。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天中，它仍然多少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若干风貌。因此，这不仅具有文学价值，也多少具有一定的历史、社会意义。我觉得，有些作品，就象绣球花、杜鹃花似的，分开来看，固然也有可观之处，合起来看，更觉热烈绚丽。这一次的征文就是这样，忝列评委的我，在阅读初评入选作品的时候，就颇有五光十色、目不暇接的印象。在九十年代的第一天里，有人乘着飞机在天上翱翔，有人驾着汽车在国道上奔跑，有人在马路上加班值勤，有人躺在医院生孩子，有人拨通国际电话和海外亲人交谈，有人在餐桌旁回忆着历史上难忘的日子……他们各各写了自己触动心灵，掀起感情波澜的事件，百桩千桩，合起来就洋洋大观了。如一位当市委副书记的，说他在元旦清晨走在马路上，看到环卫工人正在打扫马路，他感到环卫工人正在为这座古老而年青的城市打扮梳妆，就走上前去，问候一声：“早上好！”环卫工人耳朵上挂着金耳环，她拉下了口罩，报以憨厚的微笑。市委副书记当即想到这座城市，600余环卫工人一天要清运垃圾260多吨，处理粪便150多吨的事迹。石湾一位青年女工，这一天正躺在产房里生孩子，当她在阵痛的时候，不禁想起了九十年代的冉冉降临，“宝贝，你姗姗地迟迟不肯和这人世见面，难道就等着这一刻吗？”而当凌晨一时许，婴儿诞生，哇哇哭泣的时候，她在极度疲劳中又感到活力注满全身，在心头向婴儿喃喃絮语：“从这一刻起，

由于你的诞生，母亲、父亲也诞生了。啊，母亲，多么自豪的称呼，今后，我就要肩起妈妈的责任，任重而道远。”衡阳一个中年人，元旦和他的在旧时代曾经当过乞丐，而今正在安度晚年的伯父去回雁峰公园游览，这位伯父，几十年前就是在这一带行乞的，旧地重游，不免感慨万千。一向俭朴的老人，舍不得花钱买瓶装饮料，但是，当其看到一个缺手的青年乞丐时，却禁不住掏钱施舍。谁知事后到了一间餐馆，却看到那个青年叫化子此刻正坐在桌旁，面前两菜一汤一瓶酒，自斟自酌。刚才空空的衣袖里此刻明明伸着一只健康的手……。

象这一类速写，都是生动活泼，引人思索的。它们有的象橄榄，有的象辣椒。

综合起来看，这些作品既描绘了我国人民生活欣欣向荣的景象（大量篇章都写了丰盛的团年饭和打扮得象小天使般的孩子），让人感受到时代前进的脉搏。也揭开了阴暗面，展示了许多角落里的污泥浊水，使人感到除旧布新荡涤污秽，推进改革和开放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紧迫性。

好些拥有相当党政权力，或者学养深厚的人物，如市委书记，老教授，老作家等，不囿于陈旧的身份观念，也不斤斤计较于作品入选与否，主动写稿前来应征，使这次征文活动逸事频集更加引人注目，这是很值得称许的。

现在，主办征文的单位把入选的作品，选择省内40篇，外省40篇，共80篇辑为一集付印。我想，这本书，是意味深长和具有价值的，大堪供人浏览，汲取教益。特写下上面这些话，作为序言，就当做我再为这次佛山成功的征文活动，再擂一次边鼓吧！

1990年7月·广州

目 录

总序.....	胡正士 (1)
序.....	秦 牧 (3)
五个十年的第一天.....	江沛扬 (1)
七十生日.....	梁怀兆 (4)
翻相簿.....	区达权 (7)
一件旧衣裳.....	黄福荣 (10)
爆米花的遐思.....	冯文孝 (13)
岁月悠悠.....	许鑫荣 (16)
路, 穿过那山村.....	仇权邦 (19)
伯父.....	杨成元 (22)
桃花泪.....	李 华 (25)
一张旧照片.....	舒 文 (28)
妹妹也有喜事.....	萧任坚 (31)
我走在清晨的马路上.....	韩 英 (34)
啊, 高速公路.....	赖悦辉 (37)
我们的母亲.....	严耀良 (40)
最美好的礼物.....	魏汉成 (43)
禅城晨曲.....	陈小文 (45)
喜 雨.....	邓文初 (48)
今日元旦.....	孙梦鹿 (50)
打 播.....	张建萍 (53)

最快活的一天·····	蔡少尤 (56)
今天感觉还可以·····	周小娅 (59)
零点出发·····	林汉秋 (61)
大西洋彼岸的女朋友·····	安秉全 (64)
拥抱黎明·····	高尔威 (67)
说话的图画·····	区锦生 (69)
燃烧的情感·····	李焕龙 (72)
人啊，人！·····	韩江平 (74)
钟 声·····	王敬宣 (77)
法 盲·····	刘 云 (80)
新 生·····	陈嘉棣 (82)
痛定思痛·····	服刑犯人 (84)
风 波·····	容志刚 (87)
零点时的回想·····	颜广科 (90)
新年代的沉思·····	罗国英 (92)
晨 思·····	西北平原 (94)
最看霜色浓重时·····	骆毓林 (96)
爱，洒在我心上·····	梁洪全 (99)
有风有雨也有太阳·····	安文江 (101)
冬日里的思索·····	孙 瑜 (104)
飞驰在川藏公路上·····	俄雷批尔 (106)
奔 驰·····	黄一帆 (108)
感 觉·····	张 钧 (111)
中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话题·····	田广学 (113)
致我的学生·····	程 浩 (115)
新年代的阳光·····	严玉红 (117)
敬老院里的婚礼·····	曹炳奎 (119)

温泉假日.....	李祖平(122)
新年快乐.....	姚晓薇(125)
温馨的元旦夜.....	杨 漩(128)
许 约.....	梁惠卿(131)
遥报平安.....	何丽华(133)
浓浓的思念.....	陈 敏(135)
新年的团圆饭.....	区国圣(137)
北疆军营第一春.....	夏同杰(140)
南疆军营春来早.....	石文武(141)
我们宣誓.....	林普锦(143)
敬礼, 天安门!	陈灼明(145)
与九十年代同诞生.....	麦鹭屏(147)
妈妈祝福你.....	潘小南(149)
给我的女儿.....	阮开明(151)
我——长大啦!	黄绮云(154)
祝 福.....	杨秀伟(156)
童 声.....	张郁文(158)
难忘的欢聚.....	王玉卿(161)
小岛情.....	苏杏玲(163)
和 好.....	谢正强(165)
乡 愁.....	孙 刚(168)
春 暖.....	古越卿(169)
心暖情长.....	苏添安(171)
爸爸, 您快些开心笑吧.....	张彩虹(174)
葬 礼.....	刘彩波(177)
新装与旧服.....	王林生(179)
掌鞋天使.....	胡 锐(181)

信 心.....	招永铨(184)
黄昏的乐章.....	欧湘林(187)
杀年猪.....	徐 军(190)
北国江城.....	李斐章(193)
我难忘你难忘大家都难忘.....	邱朝平(195)
今天，一个普通的日子.....	丘 爽(197)
红嘴海鸥.....	李 乔(199)
忘不了，那一次拜访（代跋）.....	何尚华(202)
附一：征文组委和评委名单.....	(205)
附二：征文获奖名单.....	(207)

五个十年的第一天

江 沛 扬

1990年，我到退休年龄了，用广州话说，“够钟了”。踏入60岁的第一天，我思绪万千。回首前尘，好像是命运的巧安排，从50年代到80年代，每10年的头一天，我都有一件大事降临头上，都埋伏着吉凶。现在是90年代第一天了，又标志着什么呢？

我是佛山人，原属南海县。南海县赫赫有名的前太史江孔殷是我的伯公，我的父亲当过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书记长、南海县参议长。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，我的命运也就同家庭出身紧紧拧在一起，多少坎坷，多少风雪。

50年代第一天，太阳初升，决定我一生道路的选择。这一天，父亲从香港来信，说已给我在《星岛日报》找了一份优差，要我马上去香港。那时我正在南海县当乡村教师，生活很苦，但我已爱上新生的共和国，立志参加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。有文章为证：1949年5月间我在《星岛日报》上发表的一首散文诗《欢呼》是这样写的：

“太阳将以燃烧的锐利的光芒，突破那天边的迷雾，黑暗将要落荒而遁了。

明天的日子，风是清新的，阳光是温暖的，昨夜的噩梦，不知怎的跑得无影无形……

然而，太阳还未出来。天亮前的一阵暗影，是最难驱散的。但我遥望天际，知道令我们鼓掌欢呼的时候已经快到

了。”

那时，我心目中的太阳，是不言而喻的。因此，尽管父亲已当上新加坡《星州日报》总编辑，炙手可热，只要我刻意出国，个人的富贵荣华自不成问题。但我认为，改变初衷是可耻的，终于决定留下来。这一年我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。后来参加工作，当过机关刊物编辑，并画漫画，我感到非常自豪。

预料不到解放后还会有乌云遮日，还有噩梦。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，我的漫画《零存整取》被公开批判，接着下放罗浮山开荒种甘蔗。但艰苦的生活也没有改变我的志向。

60年代第一天，顶风前进，我厄运重重。59年底我已调回广州，又碰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，都联系我的家庭，说我“坚持反动家庭立场”，不但入党入团提升没份儿，而且被看成“非我族类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像我这种人，搞意识形态工作是很危险的，搞漫画更危险。只是由于对漫画的热爱，使我冒险坚持下去。1960年元旦期间，我奋笔画了《森林交响曲》，发表于当年“漫画半月刊”第三期，一炮打响，许多报刊转载。想不到这幅歌颂社会主义的漫画，在后来的“文革”中竟又被看作弥天大罪，由此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先是坐牢，后是押送回乡“监督改造”。

70年代第一天，风云变幻，我再下地狱。新年前夕，我打了个报告给上级领导，说我“坚信自己是无罪的”，于是马上获准解冻全部工资，这预示着将要“解放”我了。1970年元旦，我领回补发的一大笔钱，真是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过，美美的庆祝了一番。岂料随之而来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我又以“翻案反扑”的罪名被斗得死去活来，劳改了三年，释放后在一个盐仓劳动。

80年代第一天，晴空万里，我时来运转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全国拨乱反正。1979年12月5日至1980年1月20日，“廖冰兄、黄伟强、曹铖、江沛扬、谭裕剑、黎耀西六人漫画联展”在广州文化公园开幕了，引起很大的轰动。1980年的新年过得特别有意义，是我有生以来最如意的吉日。这时我刚调到外贸部门，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所长的岗位，从此也结束了“非我族类”的日子。我多次被派出国，到世界各地，负责出口商品展设计。整个80年代，我发表的漫画比“文革”前17年还要多几倍。更可喜的是：当年我笔下那个悲惨的南海县农村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，面目一新，这是祖国改革开放的缩影，我的愿望也在逐步实现了。

十年来，无论走到国外什么地方，我的体会始终是：社会主义祖国好。50年代第一天的选择，完全正确，我永不反悔。展望未来，个人抱负仍然是：“开拓一条通向光明的大道”，“把建设的火苗带回来”。今天，党指引的改革开放道路就是光明大道；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就是建设的火苗。90年代第一天，它预示我即将站完最后一班岗，也标志着我新的起点。退休后，我将有更多时间，用漫画投入改革开放的洪流，向不正之风和种种丑恶现象开火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事物讴歌！

（本文作者是中国著名漫画家，广东省漫画协会副会长）

七十生日

果 怀 亮

元旦，碰巧是我的生日。从1921年元旦出世，到今年元旦——九十年代的第二天，按我们中国的算法，我70岁了。

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，我经历了大半辈子的坎坷生活。年轻时，连年在抗日救亡的战火中奔波，谈不上过什么生日；到了中年，也没有过生日的条件。这几年，生活安定下来，人老了，儿女也长成了。孩儿们才每年张罗为我庆贺生日。今年的生日就过得挺有意思。

元旦凌晨，一点多钟，响起了电话铃声。在美国威士康辛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四个儿子，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打电话来为我祝寿。他说：“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我抚育成人，现在父母老了，我不能在家照顾，十分过意不去。千万希望保重！”他说：“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学成一定回来同父母生活在一起。”声音是那么甜，那么柔和，还像个小孩似的。我很激动。联想到前天收到的正在英国伦敦进修的第五个儿子写来的祝寿信，他也像小孩似的想象着：“爸爸古稀大寿，家中一定欢欢乐乐，喜气洋洋。我在万里之外，也会感到在家里的温暖，想念全家团聚的幸福。”他深情地写道，“我和四哥虽然都在西方，但我们的心是和祖国、和爸爸妈妈及家人联在一起的！”他们那种真挚的感情，使我这老迈的心灵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馨。

白天，三个孙子、外孙都来了。左一个“爷爷生日快